



阅读日本
书系

舆论与世论

佐藤卓已\著 汪平 林祥瑜 张天一\译

輿論と世論——日本の民意の系譜学

每川日中友好基金
The Sasakawa Japan-China Friendship Fund



南京大学出版社



阅读日本
书系

舆论与世论

佐藤卓已\著 汪平 林祥瑜 张天一\译

每川日中友好基金
The Sasakawa Japan-China Friendship Fund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舆论与世论 / (日)佐藤卓己著;汪平,林祥瑜,张天一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7
(阅读日本书系)
ISBN 978-7-305-11701-5

I. ①舆… II. ①佐…②汪…③林… III. ①舆论—
理论研究—日本 IV. ①C91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0851 号

YORON TO SERON - NIHONTEKI MIN'I NO KEIFUGAKU by Takumi SATO
Copyright © 2008 by Takumi SAT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8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2-590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阅读日本书系
书 名 舆论与世论
作 者 (日)佐藤卓己
译 者 汪 平 林祥瑜 张天一
责任编辑 田 雁 编辑热线 025-8359602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20 印张 14 字数 250 千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1701-5
定 价 42.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阅读日本书系编辑委员会名单

委员长：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委 员：

潘振平 三联书店(北京)副总编辑

路英勇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张凤珠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谢 刚 新星出版社社长

章少红 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

金鑫荣 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事务局组成人员：

杨 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胡 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艳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祝得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阅读日本书系选考委员会名单

姓名	单位	专业
高原 明生(委员长)	东京大学 教授	日中关系
苅部 直 (委员)	东京大学 教授	政治思想史
小西 砂千夫(委员)	关西学院大学 教授	财政学
上田 信 (委员)	立教大学 教授	环境史
田南 立也(委员)	日本财团 常务理事	国际交流、情报信息
王 中忱 (委员)	清华大学 教授	日本文化、思潮
白 智立 (委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行政学
周 以量 (委员)	首都师范大学 副教授	比较文化论
于 铁军 (委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国际政治、外交
田 雁 (委员)	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 研究员	日本文化

目 录

第一章 舆论非世论 / 1

对日本式“世论”的不信任 / 1

万机应决于公论 / 9

不迷惑于世论 / 16

市民公共性与法西斯信徒公共性 / 21

第二章 战后世论——一九四〇年体制 / 26

“暧昧的语言”的深层次问题 / 26

政治宣传的代用语“大众传播” / 28

舆论指导的“战时科学” / 35

“战争民主主义”的科学 / 43

第三章 舆论指导消失后,世论调查繁荣 / 58

情报局与 GHQ 民间情报教育局 / 58

当用汉字表所带来的“文化民主化”? / 65

从舆论调查协会到国立世论调查所 / 72

公共意识管理体系的成立 / 78

第四章 围绕终战纪念日的世论调查 / 82

八月十五日的世论与九月二日的舆论 / 82

国民的世论与国会的舆论 / 90

“关于祝祭节日的世论调查” / 92

“和平日”的消亡与“终战纪念日”的成立 / 104

第五章 宪法的世论调查与民意调查主义的

批判 / 107

空气的变化与议论的停滞 / 107

一九五〇年代的再军备世论 / 112

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意调查主义批判 / 117

世论调查的自我成就 / 123

第六章 “无声之声”的街头公共性 / 127

近代日本史上最大的大众运动? / 127

五·一九运动与“无声之声” / 131

父亲的舆论与女儿的世论 / 138

安保斗争的逆说 / 145

第七章 东京奥林匹克——世论的第二次

圣战 / 149

圣火与圣战 / 149

报刊舆论与低迷的参与意识 / 155

电视收视率 / 158

对高度化的国民性戏剧 / 163

第八章 全共斗世论的去向 / 167

大学全入时代的陷阱 / 167

知识阶层的舆论与全共斗的世论 / 169

围绕“东大骚乱”的舆论与世论 / 174

安田据点决战前的紧急世论调查 / 181

第九章 战后政治的真实目的和表面方针 / 191

田中角荣高人气的结构 / 191

作为传媒权利的田中派 / 195

缺乏战略性的日中外交 / 199

“日本社会的阴影”的田中及中国 / 204

第十章 电视世论的步伐与节奏 / 207

教育问题的议题设定 / 207

中曾根支持率的特异性 / 211

传达“神的声音”的巫女 / 215

制造世论的私人咨询机构 / 221

第十一章 世论天皇制与“我的心灵” / 225

挥之不去的记忆 / 225

作为象征的天皇制的世论调查 / 231

自肃现象与 X 日报道 / 236

“沉默的螺旋”与历史认识 / 241

第十二章 空气的读写能力 / 244

小泉剧场的历史教训 / 244

有关“舆论”的世论调查 / 250

媒体操作的神话 / 255

始自一个人的舆论 / 259

后记——苏醒吧,舆论! / 262

译后记 / 267

第一章 舆论非世论

舆论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这一历史性的出现,决定了舆论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色彩和界限。所谓的“舆论”,其实,并非单纯是一般性的舆论,而恰恰是“新兴的布尔乔亚所具有的舆论”。它以其原有的规定一直传承到今天。(户坂润:《舆论的考察》,1932年)^①

对日本式“世论”的不信任

想要去主动探讨并证实“舆论”一词的来历,是在二〇〇三年三月五日的新闻中听到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对舆论的批判之后。在此之前,虽然有时会在报纸上查看舆论调查的结果,但从没有仔细玩味过那些质疑和数据。

然而,因舆论的高度支持而当选的小泉首相,却公然在国会上否定舆论的正当性,这令人很感意外。即使在度过五年岁月的今天,仍然烙印在我的脑海里的,是那次小泉首相针对民主党直嶋正行议员对攻打伊拉克问题进行质询的答辩。文章虽然有点长,我从国会议事录中把那段对话引用如下。

○直嶋正行:对此(行使武力),舆论是这么说的,看一看日本国民的舆论调查,大致有七八成的人士是反对的,对吧。

^① 户坂润:《舆论的考察》,见《唯物论研究》第二号,1932年,P60~61。

如果真的就这样发展到了这种事态的时候,总理,您将如何填补与这种舆论的差距呢?

○ 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舆论是舆论。我认为我们必须尊重舆论,但是,要说考虑到舆论的动向与日本的利益之间应该怎样判断,我认为作为担当政治责任的人必须加以充分的思量。难道说被舆论左右就正确吗?其实,回顾历史的事实就明白,有很多场合并非如此。在这些问题上,要问我选择和平还是战争,当然,不论是谁都希望和平。(略)舆论有的时候是正确的。有的时候如果遵从舆论去执行,则会出错。这就是历史事实所证明的结果。

○ 直嶋正行:当然,我也认为舆论有错误的时候。但是,总理最终必须向国民大众作出清楚的说明,并让大家接受。而且,如果发展到大多数国民不能接受的地步,我认为政策还是不能很好执行下去,政策的好与坏暂且不论。这一点我希望能够得到确认,您认为怎么样?

○ 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身处民主主义的时代,必须得到舆论的理解和合作,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说到舆论的时候,如果舆论要问是战争好还是和平好,我也会说是和平好。大家都会这么说的。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如今,我们正在做出努力。这一点希望您能够理解。^①

小泉首相重复两次所说的“历史的事实”以及所批判的“被舆论动向所左右”并“按照舆论推行政治”的行为,会不会是因为后文将要详述的明治天皇《军人敕语》里的一节“不为世论所惑”的话语闪过首相的脑海?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总之,首相不为国民舆论所左右,而坚决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攻击,义无反顾地派遣了自卫队。对这种政治性决断的评价,总而言之,大概只能留给历史做出审判。即便是如此,在小泉首相说到“历史的事实”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怎样的事实,这一点让我们尤感兴趣。是被报纸、电台煽动的“舆论”所推动而成的一九四一年的日美开战呢?还是不顾

^① 国民会议录检索系统,参议院预算委员会—6号,2003年3月5日。



照片1 第19届参议院选举。小泉首相在大阪市进行街头演说。

2001年7月13日摄影。(每日新闻社提供)

“舆论”的反对所进行的改定日美新安保条约(一九六〇年)呢?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根据“历史的事实”来验证“舆论”,而对小泉首相的真实意思,则暂且不论。

● 世论(空气)的读法

“有的时候如果遵从舆论去执行,则会出错,”小泉首相的这句话受到了当时报道部门的关注,但仔细阅读议事录的话,会发现进行质询的民主党议员直嶋也“认为舆论也有错误的时候”。从这个

意义上讲,在野党一方也没有“如果讲民主主义,那就应该遵从舆论”的强烈信念。

战后,最先对那些舆论明确表示不信任的,是一九六八年出任第一代文化厅长官的作家今日出海。他在《展望》上发表《日本式舆论》,把日中战争爆发时的舆论称之为“空气”并进行批判。

石原[莞尔]作战部长因主张不扩大方针,不久就被解职,被编入到了预备役。但主战论者到底是谁,最终谁也搞不清楚,那时起,主战论的空气就浓烈膨胀起来了,那种空气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抵挡的,最终,国民失去了批判能力。实际要进行批判时,又没有具体数据,在军部制造的“空气”推动下,反而形成了责难评论者的局面。^①

今日出海写这篇论文,是因为他在一九六五年当时日本国内盛行的反越战运动中,看到了同样的“空气”,是为了批判这种空气。同时,今日出海认为舆论只是在感情上责难美国军队对北越的轰炸,而没有能理性地对越南问题进行探讨。

我了解战争时的舆论。现在看来竹枪练习是多么的荒谬、多么的毫无意义,而当时不作任何思考的舆论甚嚣尘上。同此,在这种一旦不遵从舆论,就会被四邻疏远,被人当成非国民的舆论形势下,社会生活受到了威胁,社会变得难堪其负。即使是越南问题,被逼迫用这种笔法来表明态度,也实在是个很麻烦的事情。^②

对今日出海来说,这样的“舆论”是一种艰难的喘息,就是判别不清楚“空气”是谁主张的。这在战时和战后,都没有发生改变。众所周知,对于这种日本式的“空气”,后来有山本七平通过《“空气”的研究》(一九七七年)进行过全面的批判。山本也是从战争末

① 今日出海:《日本式舆论》,见《静心丧失》,东京美术出版社,1970年,P234。

② 同上书,P248。

期出现的大和号战舰进行自杀式“特别攻击”是由“空气”决定的事实开始说起。他还引用了元军令部次长小泽治三郎中将的“根据整体的空气,在当时和今日,我认为(大和号)特别攻击都是理所应当”的发言。对日本人活在“逻辑判断”与“空气判断”的双重标准下的事实,山本则作了如下的说明。

我们通常挂在嘴上的,是逻辑判断的基准,但真正成为决断之根本的,则是“空气不允许”这一空气性判断的基准。如果说大和号的出击,不过是其中小小的一例而已的话,实在是有点单纯了,但现实是这两个基准并不是那么截然分离的。因为在某种逻辑判断的积蓄不断酿出空气判断的基准的形势下,两者合而为一了。因为,比起论述过程中的论者的逻辑内容,在论述过程中的语言交换本身,将会酿出一种“空气”,那种“空气”最终却成了决断的基本准则,出现这种情形的例子有很多。^①

当然,这个“空气”的用语,即使在现在,仍然活在年轻人用语“KY”(Kuki ga Yomenai“读不懂空气”的意思)当中。二〇〇七年九月,在安倍晋三首相突然发表的辞职声明中,即使是一般媒体,也都广泛使用了“KY”。为此,这个用语曾经登上二〇〇七年流行语大奖的领奖台。

如果把这样的“空气”就当做舆论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如果遵从舆论去执行则会出错”的小泉发言,恐怕应该说是正确之论。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从小学时期就受到了“以舆论为基础的政治才是民主主义”的教育,所以,这种对舆论进行的批判,让人感到似乎是对民主主义的否定。可是,舆论调查这一体系原本就是民主主义的内容吗?社会学家 P. 布迪瓦(P. Bourdieu)在《没有什么舆论》(一九七二年)里给舆论下定义说,所谓舆论,就是依靠有了它而可以得到好处的人提出的意见。根据布迪瓦的理解,支撑舆论调查正当性的公共标准,有以下三点——“任何人都可以具有某种意

① 山本七平:《“空气”的研究》,文春文库,1983年,P22~23。

见”；“所有的意见都是等值的，不存在优劣之分”；“在被提问时具有统一的意见是当然的”。

的确，这些公共标准每一个都是极具可操作性的。但是，提出意见的能力原本就是被平等地分配给每个人的吗？通过充分检证各种信息并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见识”，与顺着周围的气氛随波逐流的“取向”，难道是可以数值得到均质化的吗？进行设问的人规定选择项中，提出所必须有的政治争论焦点了吗？布迪瓦直接正视了文化资本与政治能力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差距。

这种[政治性]能力，并不是谁都天生具备的。大致看来，这种能力根据学历水准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换一句话说，有人对以政治知识为前提的一切提问所具有某些意见的概率，不妨看作与他去美术馆的概率几乎相差无几。^①

进一步讲，所谓代议制民主主义，是国民不顾与自己私人事务没有直接关系的公共事务而生活的一种简便手段。例如，比起对修改宪法发表意见，更多的国民则优先考虑自己的家人愉悦或工作计划。如果要否定这样的现状，那么，最理想的就是每有问题争论时都反复进行国民投票的直接民主主义。使用可以对突发事件进行紧急舆论调查的今天的信息技术，实施“每日国民投票”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电子民主主义没有实行的理由，是因为国民珍惜花在思考公共问题上的时间和精力，亦即因为对被气氛所左右的舆论本身的信赖度很低之故吧。

我们在自己内心深处，难道不害怕把政治判断交给舆论吗？我认为，如果对这些舆论的矛盾状态放任不管，那么，即使对舆论调查进行再怎样精确的数理统计，都无法将舆论放在现实的政治中。

● 被遗忘的舆论

当然，小泉首相也说过，“身处民主主义的时代，必须得到舆论

^① P.布迪瓦：《没有什么舆论》，见田原音和监译《社会学的社会学》，藤原书店，1991年，P287～288，P292。

的理解和合作,这是很自然的”。这种时候的“舆论”是不是就意味着是“空气”的意思呢。然而,不应该是那样的,因为不可能出现向没有承担者的“空气”寻求理解与合作的情况。在这里,小泉首相应该是想一定存在一种与判别不清楚是谁在主张的“空气”有所不同的另外的“世论”。

其实,当时报纸上都写作“世论”,小泉首相不把它读作“世论”,而是读作“舆论”。后来,我也注意看电视,小泉首相一贯都是读作“舆论”,没有一次听到他读作过“世论”。而在另一方面,我却听到过共产党的志位和夫委员长读作“世论”。根据 NHK 一九八〇年进行的有识者问卷调查,日本人中对此读作“舆论”的人占百分之四十四,读作“世论”的人占百分之五十三,“世论”处于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说是“有识者”对“舆论”一词这种奇妙的前训读后音读的所谓“汤桶读法”感到不痛快,倒不如说是因为受到战前教育的人很多。而且,根据一九八九年 NHK《第三次现代人语言环境调查》的结果,在东京圈十六岁以上的人当中,把舆论读作“舆论”的占百分之六十三,读作“世论”的人占百分之三十四,一下子发生了逆转。^①

也就是说,在战前一代人占过半数的一九六〇年以前,舆论一般是读作“世论”的,而现在读作“舆论”的则成了多数派。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九六六年元朝日新闻社用语科科长宇野隆保所阐发的预想彻底离谱了:

这恐怕是来自于学校教育吧,因为都说处于越来越多读作“世论”的趋势当中,所以,也许读作“舆论”的情况不久就会开始消失。^②

一九七〇年前后大概是从“世论”的读法走向“舆论”读法的水岭。在文部省国语科的广田荣太郎编辑的《新编用字用语辞典》(东京堂,一九六〇年)里,舆论还仍然被读作“世论”,注释部分称

① NHK 广播文化研究所编:《NHK 语汇手册》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92 年, P356;NHK 广播文化研究所舆论调查部编《舆论调查事典》,大空社出版,1996 年, P16。

② 宇野隆保:《新的日语谱系》,明治书院出版,1966 年, P161。

也可读作“舆论”。而“舆论”却没有被单独作为词条列举出来，只是提示出可以换写，“‘舆论’→世论。公论，众论，民论”。

这位广田荣太郎作为专门委员参加了《NHK 用字用语辞典》（日本放送出版协会，一九六五年）的编纂，其中采用了三个词条，即“世论”、“舆论”、“舆论调查”。但是，在一九七三年的第二版，最终却从辞典中删除了“世论”词条。在《NHK 语汇手册》（日本放送出版协会，一九九二年）中，对“世论”一条注释说，“在广播中，原则上不使用世论的读音”。

这一点，报社也是一样的，各报社现在刊行的用字用语集、《记者手册》（共同通讯社）、《每日新闻用语集》（每日新闻社）、《朝日新闻用语指引》（朝日新闻社）等用词用语集里，都将舆论读作 YORON，而不是“世论”（SERON）。解说法令等公务机关公文用字的《注释：公文用字用语辞典》（新日本法规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里也没有“世论（SERON）”。不过在“舆论”词条里，注明说根据《文部省用字用语例》（昭和五十六年十二月），可以进行换写，“舆论→世论”。但是，在很多的学校里老师都对学生说，不管把舆论读作“世论”（SERON），还是读作“舆论”（YORON），都是正确的。文化厅编的《关于词汇的问题集·2·》（一九七六年）也说，“结果，‘舆论’一词到底是读作‘舆论’（YORON），还是读作‘世论’（SERON），很难决定。”^①

但是，对于舆论一词进行一些调查就会发现，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指出“写成‘世论’但读作‘舆论’（YORON）”存在问题。例如，中国文学研究专家高岛俊男在《文艺周刊》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八日的周刊专栏《说说语言》里，是这样写的：

“世论”是无论如何不能读作 YORON 的，如果能读的话，那么，[日语当中的]“世”字都读 YO 音，“世界”、“二十世纪”这些词都读乱了。YORON 就是“舆论”。“舆”同“众”，意思指很多人。（省略）“世论”读 SERON。它虽然不是常用的词语，但过去的《军人勅语》里有一句话说，“不惑于世论，不拘于政治”。

① 文化厅编：《关于语言的问答集·2·》，大藏省印刷局，1979年，P14。

而且，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里有“古今之世论多端”之语，同样，《福翁自传》里也有“不执著于世论”等等，看到这些例子就很清楚，“世论”这个词都是在“世上的人不顾秩序胡乱瞎说”这种否定态度的心情下被人使用的。原来，舆论一词，也只是语气稍有不同的词语。也有人把“舆论”读成 SERON，虽然这样也行，但“世”原本是佛教用语，读作 SE。^①

而且，这种奇妙的前训读后音读的“汤桶读法”发生在战后，国学家米川明彦对其理由作了如下的说明：

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当用汉字表刊行，规定了一千八百五十个当用汉字。在其前言的“使用方面注意事项”里，有一项说明讲，“用这张表上的汉字不能书写出来的词语，或者换成别的词语，或者假名书写”，所以，以公文为首，学术用语、报刊用语等都进行了书写改换或者用语改换。（省略）由于没有“舆论”的“舆”字，所以被改写成了“世论”。但是，在此之前就有“世论”（SERON，世间一般的议论）这个用语，这就产生了混乱，从此人们开始把“舆论”读成了“世论”。^②

即，对语言研究家们来说，“舆论”与“世论”是有不同意义的，两者之间的混用开始于战后，这是不争的常识。那么，这种常识为什么没有广泛地浸透到社会上呢？现在，舆论与世论虽然是指同样的内容，但最初在历史上它们分别是不同的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舆论的世论化”呢？我们首先从这个问题开始探讨。

万机应决于公论

一直到战争爆发之前为止，舆论与世论都是语义不同的日语语汇。在有关两者如何区别使用的书籍杂志研究中，宫武实知子

① 高岛俊男：《说说语言》，文春文库，1999年，P270～271。

② 米川明彦：《新语与流行语》，南云堂出版，1989年，P43～44。